



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anWei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柳建伟作品

七兄弟

柳建伟——著

《飞天》等现实题材完善了大片时代中国电影的格局

《惊涛骇浪》、《惊天动地》和《飞天》等剧本获得了许多奖项，实际上给我这些奖不是说我多么高明，是因为我写了这个时代。

——柳建伟



湖南文艺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柳建伟作品

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anWei

七兄弟

柳建伟——著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兄弟 / 柳建伟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04-6082-2

I. ①七… II. ①柳…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5837号

七兄弟

柳建伟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谢迪南 任勇文

书籍设计 萧睿子

内文排版 ray-studio 蔡翔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970mm×68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78, 000

书 号: ISBN 978-7-5404-6082-2

定 价: 39.8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七兄弟 \ 001

惊涛骇浪 \ 074

骚动的原野 \ 134

惊天动地 \ 201

千里渡江第一船 \ 290

飞天 \ 343

七兄弟^①

1. 一组特写·全景（日外）

- A. 会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特写、全景。
 - B. 陕北黄土高原几处有特点地方全景、特写。
 - C. 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纪念碑、大型群雕、大型浮雕特写、全景。
 - D. 草地几处有特点地方全景、特写。
 - E. 小金县红军会师纪念碑特写、全景。
 - F. 川西藏区几处有特点地方全景、特写。
 - G. 苍溪红军渡纪念碑特写、全景。
 - H. 陕川交界处几处有特点地方全景、特写。
 - I. 碛磧红军烈士纪念碑特写、全景。
 - J. 几座有特色雪山全景、特写。
 - K. 川西南几处有特点的地方全景、特写。
 - L.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特写、全景。
- 从此处开始出片名：《我们的长征》。并出字幕。
- M. 川南彝区几处有特色地方全景、特写。
 - N. 皎平渡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碑特写、全景。
 - O. 川、滇、黔元谋、茅台镇、赤水河、娄山关等地全景、特写。
 - P. 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纪念碑、浮雕特写、全景。
 - Q. 黔境内几处有特色地方全景、特写。

①：本剧本尚未投拍

- S. 江界河红军强渡乌江纪念碑特写、全景。
- T. 湘西刘家坪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特写、全景。
- U. 湘西、湘南几处有特点地方全景、特写。
- V. 界首红军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大型群雕、纪念碑特写、全景。
- W. 桂东北、粤东北、赣西南五岭等有特点地方全景、特写。
- X.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特写、全景。

此处定格出字幕：谨以此片献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稍许停顿和短暂的寂静后，口琴奏出《十送红军》曲调的间奏。

2. 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日外）

镜头从纪念碑顶端摇下，停在两个十一二岁戴着红领巾男女的脸上，男孩在吹口琴，女孩在唱《十送红军》：十送呀红军上呀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哪个北风寒。问一声啊红军哥红军哥，几时呀人马呀再呀吗再回还。

歌声停后，镜头摇到一大群老少身上。这一群人一看就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有二三十人之多，站着的男男女女，年长的有六十来岁，年幼的有十来岁，工人、军人、知识分子、学生打扮的都有，其中有两个中年男女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都穿着藏族的服装。这些人把一个白发老者簇拥在中间。老者坐在轮椅上，穿着五六十年代中国少将服装，左胸前缀着一片各式各样的勋章和奖章。他长着国字脸、大眼、剑眉，目光坚定而威严。

老者：“照片。”

两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女把一张放大了约有一百寸的巨大照片支在他们对面。发黄的照片是七个高矮胖瘦不一的红军的合影。

老者：“我八十六了，腿不中用了。没法重走长征路了。以后，你们替我走吧。今天，我把咱们家的秘密全告诉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这是瑞金毛主席养病的地方。知道这照片是谁照的吗？贺子珍大姐，毛主席的夫人。”

小辈们发出参差不齐的惊叹。

老者：“知道谁让我们这样站着照相吗？毛主席。”

惊叹声更大了。

老者：“我们七个，都是兴国人，都是兴国沙田坝村人，参军前都是孤儿。周总理说：南京北京不如我们瑞金(金)，美国英国不如我们兴国。兴国人在瑞金，这照片把中央苏区的好，都占全了。知道谁让我们参的军吗？毛主席。”

又是一阵惊叹。

老者：“参军前，我们七个结拜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毛主席是我们的恩人。参军后，我们发过誓：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你们八个，都是我的亲生儿女！为什么只有老八跟我姓方呢？我要让老大到老七，先给他们七家续香火。”

又是一阵零乱的惊叹，每人表情都不一样。

老者：“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从左往右看：大哥王宝山，二哥古立高，三哥刘万荣，四哥敖尔康，四哥是藏族，五哥金满斗，六姐窦如意，七弟是我，方天祥。”

唱山歌的小女孩跑出去看着老者，不解地说：“爷爷，爷爷，七兄弟没有姓陈的，我爹为啥姓陈？”

老者：“问得好。如意六姐嫁给了陈少勇陈团长，陈团长参军前也是孤儿，所以我让老大姓了陈。”

小男孩(得意地晃着头)：“我明白了，爷爷，七十年前一个秋天的夜里，你们七个人跟着毛主席，听着兴国山歌《十送红军》，从这里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我猜对了吗？”

老者(难得露了笑容)：“对了一半。1934年10月18日晚上，只有立高二哥、万荣三哥和满斗五哥，跟着毛主席过了这于都河……”

以下镜头为黑白镜头。

3. 于都河浮桥（夜外）

于都河上架着简易木质浮桥。河北边的火把把河水照得神秘惊人。红军主力部队举着火把沿着浮桥南去。毛泽东主席一手拄着木棍，一手举着火把踏上浮桥。他头发很长，一脸病容。张闻天跟着上桥。他戴着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一片迷茫。四个战士抬着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跟着上了浮桥。王稼祥支起上身，用惶惑不解的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警卫部队跟着上了浮桥，后面的十几个战士，每人手里都牵着一匹马。

镜头滑过北岸向毛主席一行招手的人的面孔：老的脸、少的脸、男的脸、女的脸、泪流满面的脸、痛心疾首的脸。

浮桥北边桥头，三个青年红军鱼贯上了浮桥。白净忧郁的是排长古立高，他的腰间挂着双枪。矮胖敦实的是金满斗，他的身上挂满了手榴弹。身子颀长的是刘万荣，他的肩上扛着一挺机枪，胸前背后缠着黄锒锒的子弹。两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娘追到桥上，把两个干粮袋子塞到金满斗和刘万荣手里。

镜头摇向后面队伍：挑着小箱子的挑夫方阵，抬着大箱子的民夫方阵。队伍零乱，长得望不到头，一线火把直接天的尽头。

伴以上镜头，出方天祥和小孙子、小孙女的画外音。

小孙子：“为什么，爷爷？”

方天祥：“长征那个时候叫西征突围转移，不是谁想参加谁就能参加。决定谁走谁留的大权，掌握在最高三人团手里。毛主席刚刚得一场大病，差点被他们留下。”

小孙女：“毛主席是主席呀！”

方天祥：“他失去了权力。二哥、三哥和五哥随后卫军团行动。二哥是排长，能打双枪，三哥是机枪手，五哥是投弹手。值钱不值钱的东西，有用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哪里是突围转移，简直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大搬家。”

小孙子：“爷爷，你呢？你们另外四个兄弟呢？在哪里？”

方天祥：“五天前，我和宝山大哥在瑞金被执法队抓了。他们说我们造谣惑众。”

4. 瑞金一黑屋（日内）

墙很高，门很严实，只有后墙两米左右高处留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窗子，窗是木格窗。

年轻的方天祥和年轻的王宝山一边一个，盘腿靠山墙坐着，呆呆地看着从小窗口射进来的朝霞。方天祥十五六岁的样子，长着一张人见人爱胖嘟嘟的圆脸，睫毛很长，黑亮的眼睛清澈见底。王宝山二十二三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略大几岁。他长着一张线条硬朗的脸，帅气而有主见，是那种一打眼就能把人吸引住的人，让男人容易佩服，让女人容易动情。

方天祥：“大哥，我饿。”

王宝山仰头对着小窗死看，目光变作利刃一般，滚动的喉结表明他在下什么决心。

方天祥：“他们会不会枪毙我们？主力是不是真要突围？”

王宝山一跃起来，伸手拉方天祥起来：“咱们不能等死！来，踩我肩上，上去，把木窗弄掉，爬出去！”

方天祥踩在王宝山的肩上，用力掰那些看上去朽了的木条，可每根木条都纹丝不动：“大哥，我饿，弄不动。”

王宝山：“笨！你下来，我上！好！抱住我的腿，我喊一二，你用力拽我！一、二——”

木格窗被生生拉断，两人都跌倒在屋里。

5. 瑞金城外石板路（日外）

年轻的陈毅躺在担架上被两个战士从一个大院中抬出来。几个战士牵着四匹马跟着出来，接着是抬着木箱的战士跟出来。

陈毅(轻声呻吟)：“龟儿子！炸哪儿不好，偏偏炸老子的屁股。”

执法队四个红军战士在一个戴眼镜的白脸军官的带领下，押着被反绑双手的王宝山和方天祥从石板巷拐出来。方天祥看见了陈毅。

白脸：“狗日的王宝山！想跑？我叫你跑。”

瘦执法队员：“队长，毙了算了。咱们也要转移。”

白脸：“省两颗子弹，打游击用吧。押到河边，用刺刀。”

方天祥(惊叫)：“首长救命——”

王宝山大喊：“陈司令员——红军不能杀红军啊——”

话音未落，白脸一脚把王宝山踹倒在地，又挥拳把方天祥打倒。

方天祥尖叫：“陈司令员，救命——”

五个执法队员暴打两人，下手很重。

一陈毅警卫人员跑来：“住手！”

白脸不听，继续用脚踢王宝山。

陈毅坐着担架过来，掏出手枪开一枪：“再动，老子毙了你！”

白脸一脸倨傲，朝旁边一站，眼白翻了翻陈毅。

陈毅突然笑了，吹吹枪口：“你也留下了吧。留下了，你就归我管！你可能还不知道，告诉你吧，老子是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办事处主任。给他们松绑！”

白脸(无奈地)：“松绑！陈主任，我是在执行博古同志的命令。他们俩已经成为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陈毅：“说说，他们犯了什么事？”

白脸：“五天前，他俩造谣说主力要突围西征，影响十分恶劣。”

陈毅：“他们说的是事实。”

白脸：“五天前，这还是最高机密。”

陈毅：“把他们俩交给我吧，你们几个该干吗干吗去。”

白脸没动。

陈毅：“这是命令！”

白脸领着自己的人走了。

陈毅指指自己的嘴：“王宝山王连长，祸从口出！你这个小鬼，人见人爱，长得跟贾宝玉似的。你比贾宝玉强，你是神枪手，贾宝玉只会吃女孩子脸上的胭脂。你们，把箱子打开，找找治打摆子的药。你们俩把枪和干粮取下来。王宝山，毛主席打摆子好了没有？”

王宝山：“我从于都回来两天，就……”

陈毅：“他这个病犯几回了。把枪和干粮带上，骑马去追主力，把这药带给毛主席。”

王宝山：“毛主席他在……”

陈毅叹一声：“昨晚过的于都河。你告诉毛主席，我准备上山打游击了。你告诉他，只要陈毅活着，井冈山的革命火种，就不会熄灭。上马，出发——”

王宝山和方天祥给陈毅敬个礼，上马飞奔而去。陈毅在担架上歪着脑袋，一直看到两人两马从视野里消失，看得双眼泪光点点。

6. 独户民居（日外）

一个老太太坐在正房门口太阳下翻晒棉被，四只鸡围在老太太身边啄玉米粒。

穿着军装的窦如意把打好的背包和一个包袱从厢房里拎出来放在门外的一个桌子上。她二十出头，臃肿的军棉衣也难以遮挡她动人心魄的美丽。打眼一看，她还像个孩子，可眼睛里已经盛了沉静的成熟。

窦如意从身上掏出几块银元，走过去，拉住老太太的手，放进去：“大娘，这钱留着给虎伢子做新衣裳吧。”

老太太：“闺女，真舍不得你呀。”

一男一女两个穿军装的人骑马过来。

窦如意迎过去：“我准备好了，啥时集合？”

男人下马：“如意同志，组织决定你不用随部队转移了。”

窦如意(没听明白)：“我知道。主力已经走几天了。”

女人：“如意，是这样。你看，你有四个多月的身孕，主力又突围转移了，我们要转移到山里打游击，陈团长随主力……”

男人把一个布包递给窦如意：“组织决定让你退伍。这二百大洋你收下，算是安家费。敌人已经围上来了，你要早作准备。”

女人：“把衣服换了吧，回家。没办法，毛主席都把儿子送了人。你在家生下孩子，等着陈团长打回来吧。”

两人骑马走了。

窦如意目光惊惧而空洞，呆站一会儿，成串的泪珠儿夺眶而出。布包从她手里散开，银元叮叮当当散落在地上。

这时，一个穿着藏族服装的青年从另一个方向骑马过来，他是兴国七兄弟的老四敖尔康。他长着康巴藏区男人流行的脸，很有男人气，但不霸道，细看还有点孩子样的喜气。

敖尔康下马跑过来：“如意，如意。你怎么了？噢，团长放心不下你和孩子，让我给你送来二百大洋。团长说你们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噢，这些钱……”

窦如意：“他们让我回家生孩子。”

敖尔康：“回家？哪有家？”

窦如意：“尔康哥，你怎么办？”

敖尔康：“追部队。你看，我化了装。”

窦如意：“大哥他们呢？”

敖尔康：“我只见了二哥、三哥和老五，大哥和老七没看见。大搬家，乱了套了。……”

窦如意(果决地)：“家，红军就是家。四哥，带我追部队。我换衣服。”

窦如意开始脱外套，她长发飘飘，十分美丽。

老太太：“闺女，白狗子多，扮个男的，穿上你哥留下的衣裳。”

窦如意拿起剪刀，把长发剪去。

7. 河边便道上（日外）

王宝山和方天祥骑着马在便道上飞奔。两人边骑马，边抓着炒面吃，边喝水。

方天祥：“真香！猪肉也没炒面香。”

8. 独户民居（日外）

窦如意已扮成男人，她把十几块大洋扔在玉米粒里。

窦如意：“大娘，你买点吃的。”

敖尔康把窦如意扶上马，自己也上了马。

老太太：“闺女，小心。早点回来。”

两人同乘一匹马飞奔而去。

9. 五岭地区河谷（日外）

大搬家的队伍在河谷缓慢前行。印刷机等大型机械，需要八个人抬着前行。加农重炮陷入坑里，一匹马拉不动，几个挑夫放下手中的担子，跑去把重炮拉了出来。一个红军军官带两个战士，骑马在队伍里穿行。

军官大喊：“快点！出了山谷宿营。你是小脚女人呀？快！快！”

四个红军战士骑马端枪押着王宝山和方天祥过来。

战士甲：“队长，抓到两个逃兵。带枪带马。”

方天祥(满脸涨红)：“你才是逃兵！陈毅司令员让我们……”

战士甲跳下马一拳把方天祥打倒：“你这个小骗子。”

方天祥爬起来和战士甲扭打在一起：“你才是逃兵！你才是逃兵！”

三个战士围过去殴打方天祥。

王宝山冲过去三下两下把三个战士都推倒了：“别打他，他还是个孩子！”

三个战士拉开枪栓用枪指着王宝山。

军官下了马：“把枪放下！陈司令员让你们干什么？”

王宝山：“让我们给毛主席带口信儿……”

军官挥拳打倒王宝山：“编吧！”

方天祥：“我们真的认识毛主席。”

两个战士又把方天祥打倒了。

王宝山两次从地上爬起来，都被军官再次打倒。王宝山的嘴和鼻子都流了血。

军官：“站起来！我还认识毛主席呢！陈司令员负伤了，编都不会编。军官带人携枪逃跑，应该就地正法！”

方天祥流着泪：“我们不是逃兵！”

王宝山：“天祥！没人把你当哑巴！队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军官：“几军团的？”

王宝山：“一军团的。”

军官：“一军团离这儿一百多里，在左翼，还说不是逃兵？”

队伍前方乱了起来。有两个人拼命朝山上跑去，其中一个穿着军装。几个战士拿着枪在后面喊着追。“站住——站住——”响成一片。队长从一战士手里拿过长枪，一枪把穿军装的人打死了。穿民服的人还在跑。

军官喊：“别打那个，抓活的。你叫什么？”

王宝山：“王宝山。”

军官：“死的那个是逃兵。挑夫跑了，只能鸣枪，逃兵再逃，可以就地正法。带他俩去抬印刷机。”

王宝山和方天祥顺从地走到装着印刷机的木箱前，扛着木箱往前走。

王宝山：“天祥，药呢？”

方天祥伸手朝怀里掏掏：“在。”

王宝山：“保护好。装哑巴。”

10. 山道上（日外）

阴雨霏霏。中央二纵队正在雨中行军。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各由四个战士抬着前行。他们的身上都盖着防雨的油布。毛泽东掀开油布坐了起来，一个穿蓑衣的战士忙跑过去给他撑开一把油布伞。

毛泽东：“闻天同志，稼祥同志，醒了吗？”

一左一右的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把盖在脸上的油布掀开，张闻天坐了起来。也有战士跑过去给他们打伞。

张闻天：“主席，我根本没睡，不像你，夜猫子。”

王稼祥：“我也没睡。”

毛泽东：“都在想啥呢？”

王稼祥：“蜗牛一样在爬。”

张闻天：“这么大的战略行动，事先不作动员，典型的逃跑主义行为。八军团、九军团新组建，这几天逃兵太多。”

王稼祥：“老毛，整个国家在移动，这可不是摩西领人出埃及。”

毛泽东：“稼祥同志，德怀同志昨天那个比方，你还记得吗？”

王稼祥：“哪个比方？”

毛泽东(恨恨地)：“我们摆的是个抬棺材阵。中央纵队和咱们的家当，是个棺材，一军团、三军团在前面抬，八军团、九军团在后面抬，留个五军团在后面哭丧。”(伴着手势)

张闻天：“打仗我不懂，这阵形真的凶险？”

毛泽东(冷笑)：“我和你们两个主席坐在棺材上，你说是个大吉之阵吗？我们要有一百万人马，兵强马壮，这么干还行。可那是迁都！”

王稼祥：“不说中央军，陈济棠、何键和李宗仁，哪一个的兵马都比我们多。我们这是突围，打不过才选的突围，不能自欺欺人。”

毛泽东(忧心忡忡)：“陈济棠是属狐狸的，今天开枪为我们送行，是迫不得已，他不想和我们单打独斗。蒋介石要是把咱们推到井里，陈济棠也会丢石头。危在旦夕呀！”

11. 南昌行营作战室（日内）

蒋介石面对着一面墙的大作战地图站着。一个高级随从垂首站在他的右后方。

蒋介石：“朱毛由信丰入广东已无可能。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去和贺龙会合了。会合后怎么办？出鄂皖再北进。想得真好。”

随从：“经湘西入黔，而后再西进北渡金沙江入川，也是一条路。”

蒋介石转过来(笑)：“我和毛泽东有几面之交。”

随从：“印象如何？”

蒋介石：“毛泽东应该知道你所说的那条路，是当年石达开走过的死路！”

随从：“是死路。有一点我不明白，朱毛在逃命，为什么走得这么慢？”

蒋介石：“这是天意。他们像兔子一样跑，你能指望何键帮我们抓吗？电令薛伯陵：务求在湘江一线聚歼朱毛。(用力擂桌子一拳，而后笑笑)毛泽东以为我们都是白痴呀！上帝保佑，让我在今年内见个活的毛泽东。”

12. 山林边（夜外）

运输队伍在山林边宿营，篝火点了很多堆。民夫和穿军装的一些人都在自己负责运输的各种大小物件旁和衣躺下，盖着脏兮兮的被子睡觉。一堆篝火旁，两名战士持枪押着敖尔康和窦如意。

战士甲：“队长，他们一会儿说是逃难的百姓，一会儿说是八军团的，驴唇不对马嘴。”

军官把小布袋打开，掉转布袋，把里面的银元倒在地上：“几百大洋，挺阔气。是民，你们就是大土豪，该枪毙！你们，把银元捡起来。”

敖尔康：“我们真是八军团的。首长，你要不信，我给你报报人名。”

军官：“携公款潜逃，也该就地正法。”

窦如意哇的一声哭起来，我们不是逃兵！我们跟着毛主席当兵，怎么会逃呢？

军官：“住嘴！你们是不是逃兵，先不说，眼下，你们不是土豪就是逃兵。看见那两担东西了吗？”

敖尔康：“看见了，看见了。”

军官：“征用的两个人，吃不了苦，跑了。从现在起，归你们。记着：人在，物在。这两担纸很重要，印文件用的，比你们的命值钱。千万别想着跑。睡会儿吧。”

军官带着两个战士走了。

敖尔康：“睡吧，别累着肚里的孩子。（看见不远处还有两个银元，过去捡起来）如意，放心，这儿离大部队不远了。担子我帮你挑。”

窦如意：“没事。死我不怕，我只怕死得不明不白。”

13. 山林边另一堆篝火旁（夜外）

王宝山和方天祥并排躺着，都睁着眼看神秘莫测的天空。

方天祥从被窝里取出两个装奎宁针的盒子（担忧地）：“不知道毛主席的

病好了没有。”

王宝山：“藏好!瞎操心!(坚定地)毛主席命大，没事!”

方天祥：“陈司令员救了咱们的命……大哥，咱要是见不到毛主席……”

王宝山：“睡觉!一定能见上!”

14. 行军途中（日外）

部队正在翻过一道光秃秃的山梁。三列人背后都贴着一张大纸，纸上写着“耕者有其田”五个字。行进到相对平坦处，行与行之间拉近了距离。古立高在队伍前后跑着，把被弄掀起的纸再贴好。

古立高：“今天学耕者有其田。五个字，后面四个都学了，主要学这个耕字。”

金满斗：“排长二哥……”

古立高：“话多!都听着：耕就是耕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耕地的人，应该有属于他的田地。大家跟我念：耕者有其田。”

三十来人念：“耕者有其田。”

金满斗(大声)：“会了!排长，你说，这光走路，不打仗，算个咋回事儿!”

刘万荣：“立高排长，咱们到底往哪里去?”

古立高(严肃地)：“不该问的不要问!”

陈少勇团长骑着马追上来，他的警卫员小跑着跟过来。

古立高(慌忙迎过来)：“团长……”

陈少勇：“走你的路。耕者有其田，不错。加把油，再走两个月，你们都能写信了。学会写信，好找老婆。”

兵们快乐而暧昧地哄笑起来。

古立高：“笑什么笑?听团长的没错。团长，尔康有没有信儿?”

陈少勇：“他要回来，你能见不着?”

古立高扇一下自己的嘴：“团长，咱们老不打仗，光走路，这是要到哪里去呀?”